

姚斌著

To open the dust cover of kuandian history

揭开宽甸历史的

尘封

辽宁民族出版社

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

陈平魁

著

编

● 姚斌 著

●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姚斌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 / 姚斌 著 —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11

ISBN 7 - 80644 - 981 - 7

I. 揭… II. 姚… III. 少数民族风情系列
IV. K892. 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881 号

出版发行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丹东天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幅 面 尺 寸：850mm × 1168mm

印 张：8. 125

字 数：200 千字

印 数：1 - 2000 册

出 版 时 间：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刷 时 间：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静 冬

封 面 设 计：马 成

责 任 校 对：静 冬

定 价：25. 00 元

牢记历史 把握未来

高峰

这是一本宽甸人写宽甸历史的书。

正如书名一样，书中有些篇什颇有种苍凉的感觉，让我们似乎看到时光老人枯迈的手轻轻拂去历史之碑上的尘灰，让碑上记载的一方水土从远古走向鲜活，让远古的宽甸从凝固走向生动。

对于宽甸的历史，相信很多人不了解，了解的也大多是一知半解，感谢姚老这位负责任的老人，他通过这样一本书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而除了历史，他告诉我们的，似乎还有更多——他在自撰的前言中谈到撰写此书的两个动力，其一为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作为县委领导，重视我自以为是做到了，但由此作为姚老洋洋十数万字著作由来的动力，我以为是姚老谦虚的说法；其二，针对一些人对宽甸历史的懵懂甚至是歪曲。姚老说，“事实终究是事实，历史不容编造和歪曲，真理越辩越明，正因为如此，就需要一本写宽甸的历史书”，姚老的苦心可见一斑；怀着对历史负责、对宽甸负责的态度，“写一本宽甸的历史书”，以史为鉴，引导和激励宽甸人更好地爱家建家，我以为这才是姚老写这部书的动力源泉，才是真正的内因。

历史可以铭记过去。这是一本地方史书，但不是简单地以编年体例撰写的地方志，而是寄予了更多的人性关怀；不是冰冷历史的堆砌，而是鲜活历史的再现，其作用，不仅仅让我们知晓宽甸的过去是怎么样的，而且也让我们思考宽甸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应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缺乏历史知识的，也是缺乏历史责

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

任感的，还有人对一些原则性的历史混淆视听，避重就轻，轻描淡写，甚至有这样的论调——回顾历史及苦难，是虚荣者用以美化自己的装饰，等等。我以为，对神智不清者，对胡言乱语者，对痴愚健忘者，确应是该让他好好学习历史，应该常常揭开他的伤疤，让尖痛刺激他一下，以免仍然“好了伤疤忘了痛”。

历史可以激励现在。诚然，历史是流过的河水，躺在历史的荣耀里沾沾自喜，抑或沉于历史的苦难中不能自拔，都不是我们知史的目的。古为今用，承前启后是根本。宽甸历时百载，从荒蛮到文明，从落后到进步，前辈的文明滋养了我们，我们当以怎样的文明去滋养后人呢？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我们今天应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是我们应理智思考的事情。

历史可以警示未来。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知荣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宽甸山丰水茂土肥，展望未来，跳出大山看宽甸，我们发现宽甸靠山临江近海；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宽甸人民驰骋狩猎辛勤耕织，展望未来，我们发现宽甸人民不愚不懒智慧勇敢；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宽甸人民踏地有痕的深深足迹，展望未来，我们更看到宽甸以“一江”为箭头，以“两路”为丰翼，向辽宁东部山区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奋进的身影……宽甸的明天更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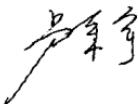
“为什么我的眼里噙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集姚老之多年心血，集姚老对宽甸之深情大爱，值抗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此书付梓出版，不知是巧合还是姚老的有意为之，但它确实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宽甸是中国的宽甸，我们是宽甸人，我们是中国人。

姚老记录了宽甸的历史，宽甸的历史记录了姚老。

谨以此为序。

2005 年 8 月

历史的馈赠



追本溯源既是人的本性，又是“以史为鉴”的需要。对于一个地区来说，若能梳理出自古以来的发展脉络，对于了解民风民俗、存史资政、推动社会，《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无疑会对我们大有帮助。

宽甸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繁衍。由于山林丰茂、物产富饶，宽甸逐渐成为满族先人驰骋围猎和住牧之地。宽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千百年来，满族的先民就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在这里同事耕牧，互市贸易，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宽甸的历史。

今天的宽甸人仍旧聪明勤劳、锐意进取，一如那些纵马驰骋、富于开拓精神的满族先人。宽甸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见证了英雄的宽甸儿女在甲午战争中驱逐日寇的胜利；见证了抗联战士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见证了宽甸人民在抗美援朝中踊跃参军支前的光荣历史；更见证了宽甸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上的伟大胜利。

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以原居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为主线来研究宽甸历史，无疑是明智和科学的。姚斌从研究满族发展史入手，在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索引考据、条分缕析，由肃慎、女真而至满族，由白山黑水而至宽奠六堡，出自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苦心孤诣，用心潜研，在研究宽甸满族历史方面，在挖掘整理满族文化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

《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宽甸、认识宽甸，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以前人的业绩，激发全县人民的创业热情。使我们在先人开疆破土、迁徙流离中看清了历史，也看清了我们自己。

历史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去创造新的历史。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县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宽甸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业经济、农业产业、旅游事业快速发展，道路交通、邮政通讯、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县域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当前，宽甸正面临着许多重要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发展条件。国家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国省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政策以及“把丹东建设成为中国东北东部现代化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定位，都为宽甸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和振兴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特别是“东边道”铁路、“丹通”高速公路、蒲石河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水电设施项目的建设，必将给宽甸带来巨大的推动力、承载力和强势后劲。宽甸作为丹东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东部出关入海的重要通道，作为连接东北东部经济崛起带与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格局中，我们独特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将会日益显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出现更快的发展态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勤劳、聪慧的宽甸人民，一定能够继往开来，不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高山安可仰，为霞尚满天。作为一个知名学者，一名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报告员，姚斌的著述和演讲始终充满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强烈感情，充满着忧深思远的历史责任感，赤子之心令人感佩。在此谨赘数言，权以为序。

2005 年 8 月

著者前言

本书是以宽甸和宽甸满族的历史为主线的简明宽甸史。本书主要叙述宽甸地区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有关宽甸地区的行政建置和宽甸地区的满族活动以及宽甸的行政归属。

本书内容所涵盖的历史时代是自上古以来有文字记载的长白山下的肃慎国开始，到清朝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清政府设置宽甸县为止的四千余年的历史时期的有关宽甸地区的历史。宽甸县建县后的历史是宽甸县志的内容，本书不作赘述。

本书不包括与宽甸历史无关的其它中国历史内容。

本书之能够产生，来自两个动力。

第一，宽甸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杨峰同志和县长卢秉宇同志，自视事以来，对宽甸地区的文化发展——尤其是对宽甸地区满族文化渊源的发掘非常重视，并把发掘、整理和弘扬满族文化工作作为发展宽甸旅游事业的主要内涵。提出了宽甸旅游事业的规划和发展设计要以宽甸山水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满族文化的人文资源为依托，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同时强调宽甸是一个满族自治县，宽甸人要以“宽甸是满族发祥地之一的历史而骄傲”。更提出要做到“知宽甸、爱宽甸、建设宽甸”这一命题，从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宽甸满族文化研究会”以推进宽甸满族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本书就是“满族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成果之一。

第二，宽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

满族先世的“住牧之处，”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已为中国历史所证实，为世界所公认，这用不着多说。但在 1896 年，日本的右翼分子、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却妄言：中国的满蒙地区（即指我国东北），在“九·一八”之前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地，日本到那里是去开发，并不是侵略。这种荒谬绝伦的、别有用心的歪曲历史的侵略逻辑，是为侵略行为辩护。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当然不值一驳。但是，对这种“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和这种日本右翼分子的狂妄野心的露骨表演，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掉以轻心，必须给予揭露和驳斥，以教育下一代。

再则，自 1978 年以来，韩国有些学者、教授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辽东一带是韩国领土”的文章，不断地宣扬“直到辽河的辽东地方本是古朝鲜土地”的言论。并且在有些历史文章中把本来属于中国历史范畴的夫余、渤海列入韩国史中，这些歪曲和违背历史史实的论述造成青年人对历史的茫然、困惑和混乱，应予以澄清（上述韩国学者一些论述，参看杨昭全、孙玉梅合著的《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527—537 页。另见杨昭全著《韩国现代名人传》中的《李丙焘传》，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394—399 页）。本人学识谫陋，读书不多，但就以本人的浅薄知识来说，对这些与历史史实不符的论点，不管该文作者出于什么动机，实在不敢苟同，所以，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学术问题可谓是百家争鸣，你持这种论点，也要允许别人持另一种论点，这既不能强加于人又不能代替别人。然而，“三人言市有虎”，假话说一千遍也会成为“真话”。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历史不容编造和歪曲，真理越辩越明，正因为如此，就需要一本写宽甸的历史书。

著者不揣鄙薄，斗胆写了这本书，虽然是著者一孔之见，但聊作了解宽甸的历史资料，并以此就教于国内外史学学者。这是本书

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

产生的第二个动力。

本书在文献不足、历史资料零碎的条件下，终于将此书付梓以飨宽甸人民。不过著者临深履薄，不敢懈怠，仍要继续深入研究。本书不算什么“著作”，只能说是一家之言的管见罢了。但，自我解嘲地说，总算是宽甸人写宽甸的尝试之作，权当引玉之砖。清代思想家魏源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序言中说：“狂简不敏，敬有俟焉”。谫陋愚驽如著者，比之先贤魏源远甚，更是“狂简不敏”，而应“敬有俟焉”了。

著者身处偏僻，孤陋寡闻，加之读书不多，更有“文献不足征也”之困，所以疏漏错误之处，望史学者不吝赐教，以作修正删订之备，以免贻误后生。

著者识于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

目 录

牢记历史 把握未来	杨 峰
历史的馈赠	卢秉宇
著者前言	姚 斌

第一编 历史上的宽甸

一、四千年前的满族先世和宽甸	1
二、周秦时期的东北居民与中原王朝	8
三、两汉、三国时期的宽甸地区	13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宽甸地区	20
五、隋、唐、五代时期的宽甸地区	27
六、金、元时期的宽甸地区	36

第二编 明代宽甸是满族兴起和发展的基地

一、明代东北是女真人的割据之地	51
二、神之子孙的诞生——满族的兴起	63
三、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兴起	66
四、宽甸是建州女真董鄂部的住牧之地	71
五、宽甸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	87
六、宽甸是努尔哈赤的兵、赋之源	107
(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	107
(二)六甸的修筑和李成梁放弃宽奠六堡	109
(三)努尔哈赤统治宽奠地区	115
(四)宽甸是萨尔浒战役中的东路主战场	120

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

(五)宽甸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	131
第三编 宽甸人民重新开发和建设宽甸	
一、清王朝前期宽甸是“封禁”之地	153
二、人民重新开拓宽甸和宽甸县的设置	162
三、宽甸满族	173
(一)宽甸满族中的汉军八旗人家	178
(二)宽甸满族中的满洲八旗人家	180
(三)宽甸满族中的蒙古八旗人家	183
四、宽甸历史的沉思	190
附:人生为大事而来	199
插 图	
一、小挂房子出土的“石邑”戈拓片和“石邑”铭文	215
二、叆河尖城址出土的汉朝瓦当拓片	215
三、金代“副统之印”	216
四、金代“提控之印”	217
五、金代“行军万户之印”	218
六、《创筑大奠堡记》碑	219
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创建(筑)大奠堡记碑”标志	220
八、“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坦甸城”标志	220
九、大奠堡(坦甸)城墙遗址之一	221
十、大奠堡(坦甸)城墙遗址之二	221
十一、大奠堡(坦甸)城墙遗址之三	222
十二、大奠堡(坦甸)城墙遗址之四	222
十三、赫甸城(新奠堡)东城墙遗址远景	223
十四、赫甸城(新奠堡)东城墙遗址近景	223
十五、清太祖努尔哈赤即位图	224
十六、《赫舍哩氏宗谱书》封面和“序言”部分	225
十七、《赫舍哩氏宗谱书》中“序言”部分	225

十八、《赫舍哩氏宗谱书》中有关“赫”姓出现的辈分记载	226
十九、《赫舍哩氏宗谱书》中“序言”后部及编纂人	226
地 图	
一、商代的东北地图	227
二、禹贡九州图	228
三、西周时的东北图	229
四、战国时的东北图	230
五、辽宁境内古长城走向示意图	231
六、秦的疆域及郡治简图	232
七、西汉形势图	233
八、西汉帝国的疆域图	234
九、汉代平州图	235
十、唐代中国疆域图	236
十一、唐代东北地区图	237
十二、唐代北方各民族政权	238
十三、唐代后期东北各族政权图	239
十四、金灭北宋和宋廷南迁图	240
十五、金和南宋对峙形势图	241
十六、明代奴儿干都司辖区图	242
十七、明代女真各部形势图	243
十八、十六至十七世纪初扈伦四部分布图	244
十九、明代全辽东边防城堡图	245
二十、明代辽东河东地方图	246
二十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图	247
二十二、萨尔浒战役示意图	248
二十三、萨尔浒战役中宽甸之战示意图	249
二十四、民国四年(公元 1915 年)出版的《宽甸县地图》	
表：努尔哈赤的祖先世系表	250

第一编 历史上的宽甸

宽甸满族自治县是 1989 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它的前身是辽宁省宽甸县。

宽甸地处辽东山区，是“白山黑水”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少数民族住牧之地。尽管宽甸建立行政机构较晚，自光绪三年（1877 年）设立宽甸县算起，到现在仅 127 年的时间，但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宽甸地区与中国的发展、开拓和进步一起，同样经历着历史的风风雨雨。无论中国是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的统一政权，还是割据建国分裂的地方政权，宽甸始终都与祖国的脉搏同步地跳动着。从地下的出土文物和史籍的文字记载，也都充分说明宽甸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让我们轻轻地拂去积压在宽甸历史上的尘封，揭开她柔曼的面纱。

一、四千年前的满族先世和宽甸

伟大的祖国东北，在广袤的松辽平原之上，万山之祖

的长白山巍峨耸峙，峻嶒峻峭，峰峦叠嶂，蜿蜒起伏，势若矫龙，横亘千里。山高平均千米以上，山顶有一潭，人称天池，这天池“浩乎无涯，深乎无底，湧焉汹汹，隐焉弥弥，扶曦朝停，奔涛夕起”（见清·尤侗《长白山赋》）。有时碧波粼粼，有时白浪排空。天池周长八十余里，广阔无垠，深不可测，相传为神仙沐浴之处。天池的水，大旱三年水不减少，霪雨数月，水不增多。天池四周，百泉奔注而下，为东北三江之源。南流迤西是鸭绿江之源，东流迤东南是图们江之源，西北流折东北为松花江之源。松花江（满语为“松阿里乌拉”，汉语的意思是“天河”）从长白山顶奔流而下与众多河流相会，水势益盛，流经二千余里至黑龙江省同江市的黑河口与黑龙江会合，直奔大海而去，形成广阔的东北大平原。大平原上森林蓊郁、丰草绿褥，大自然给这里的居民丰富的水草，充足的生活条件，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养成了耐苦耐寒的渔猎生活习惯。日出而登山射猎，日入则围着篝火，共同欢庆一天的丰收。渔猎生活中他们发明了楛矢石弩，成为他们谋生的强力手段。在群居生活和生产中，他们建立了中国史籍中称做肃慎国的大部落。

“肃慎”，在中国的史籍中也叫“息慎”。我国最早地理书《山海经》中就记有：“肃慎之国在白民北”⁽¹⁾。又“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肃慎氏之国”⁽²⁾。对此，晋朝郭朴注说：“今肃慎国去辽东三千余里，穴居、无衣、衣猪皮，冬以膏涂体，厚数分，用却风寒。其人皆弓射，弓长四尺，劲强，箭以楛矢为之，长尺五寸，青石为镝”⁽³⁾。

这里所说的“不咸山”，即是长白山。据专家考证：不咸山即长白山，又叫“盖马大山”，隋唐时称“徒太白山”。不咸山应与肃慎族或东夷族有关，“不咸”为满语的“伯罗聂显干”的音译，意为“长白”。至于称盖马大山的“盖马”，是满语的“果罗敏”的对音，女真语为“戈迷”、“戈罗”，其意为“长久”，盖马大山的全名应为“盖马訾大山”，“訾”音“斯(si)”，其意为“白”。所以，“盖马訾大山”为今长白山脉无疑。其名称之语言意思为“长白”⁽⁴⁾。古肃慎国为中国的领土，不仅在《山海经》这个古老的地理书中将它视为中国领土而加以记载，就在周代的史籍中也有明文记载。在公元前533年时的春秋时代（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有一次，“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⁵⁾。可见，詹桓伯在阐述周王领土的四至时，将肃慎地方是作为“吾北土也”来肯定的。这里的“肃慎、燕、亳”包括了今天的东北地区、河北和山东半岛的一部分的“北土也”。

不仅周王把肃慎视为其国土的“北土”，而且在周代之前就记载了肃慎与中原王朝发生的来往关系。在古代的“禹贡九州”时，肃慎就是古幽州之地。

上古的肃慎人在白山黑水的平原上生活、繁衍，也曾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这一史实在《淮南子》中就反映了这一点。如《淮南子》中在谈到上古时的中原王朝的“王化”时

揭开宽甸历史的尘封

说：“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肃慎民……”⁽⁶⁾。又：“昔舜耕于历山……当此时……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⁷⁾！可见在传说中的虞舜时代，肃慎已归服中原“移风易俗”的“王化”了。另外在《大戴礼·少间篇》中载有：“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舜有禹代兴，禹卒，成汤受天命……海之外……肃慎……来服。文王卒受天命……海之外……肃慎……来服”（见地图一）。

在《大戴礼·五帝德篇》载有：“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举贤而天下平……北山戎、北发、息慎’”。

在《竹书纪年·五帝纪·帝舜有虞氏》中载：帝舜有虞氏的“25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郑玄注：“息慎，或谓肃慎，东北夷”⁽⁸⁾（见地图二）。

《史记·五帝本纪》中载：“虞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⁹⁾。郑玄注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

同样记载在刘向的《说苑》中也有，当然，刘向也是以《史记》为依据的。可见在“禹定九州”时，东北地区属幽州的广袤地区，这时的宽甸当然也是幽州之地了。当然，在当时并未在这里设立什么行政机构，这也是由于当时的中原王朝鞭长莫及，管不了边远地区。但从当时的中原的舜能“移风易俗”到肃慎这一史实来看，东北地区已是中国领土。后来幽州更分为幽、营二州，周时为燕国地方⁽¹⁰⁾。